



軋烟志感

季用

這兩天報紙上不談軋烟的很少，甚至連火車都軋起來了，據說是有錢的闊少們唯恐失去「時」行業的機會，趁百物尚未正式飛漲之時，到蘇州走走。我住在蘇州，果然這兩天虎邱靈巖均大熱鬧，今天本地報紙消息，連交通部某要員來吳遊玩，都軋不上火車，只得從郵局的窗子跳進去，權作一「郵件」了。

不過這全不相干，感想是從今早我親眼看到的軋米軋烟兩個行列而生。蘇州雖是魚米之鄉，但如今買米只好論升，前天還可以用每人配給五升，昨天則只有二升。唯今早我所見軋米行列，有兩特點：與軋烟者顯然不同。人數比較少；(2)都安安靜靜的排了隊，等候開門，有的女人則趁機織毛線。軋烟的就不得了了，一間店起碼有一二百人，有的人已竟立到別人的肩，如槍如奪，毫無秩序。於是我心裏便盤算，莫非吃烟比吃飯還要緊要嗎？可是看那些軋的朋友，絕不是一論「中人」，沒有一個帶着怨氣，想憑大炮台增加烟土稅裏的，反之，多半是短打階級，亦即所謂黃牛也。這時我才恍然弄出一個大悟來，原來軋米是爲了吃，軋烟則爲了利；爲吃的人尚少，而且也有點悠閒，爲利的人則多，同時不顧性命。

名譽利蝕，本來使人無可奈何，但是到了飢餓的邊緣，大多數人還是趨向於利，這現象就值得研究。人類有史數千年，實即一部鬥爭史。鬥爭的對象是什麼？「利」而己之，曰「利」一爲了己的生存固然是利，超過自己應享的利是更大的利，利之所在，不勝其大，即使有等次之害隨之，也還是照樣無阻與盲目。譬如天天有因搶價或舞獅而吃官司，甚至被槍斃的人，可是社會上絕對不因此而減少搶價與舞獅，正在「搶」與「舞」的人，也萬不會因有所警惕而洗手。他們心裏比法官更擅法律，可是敵不住他們對金圓與享受的慾望。曾有人說，歷史的進化是量的而不是質的，古時人爲了自己的利益而去侵犯他人，他部落，今人也還是如此，古人用的戈矛刀劍，今人用的是坦克飛機，如是而已。更有人說，人類文化，乃是獸類文化的延長，獸類用爪牙毒蟲去殺害同類，人類則用種種武器以殺害同樣圓方趾之倫。這話也頗有意思。最近有人去訪問美國科學大家原子能的權威學者愛因斯坦博士，問他第三次世界大戰將用何種武器。他回答得很幽默：「第三次我不知，但我確知第四次。」問者驚問爲何，愛氏莞爾曰「用石塊」。他的意思無非是說，三次大戰，勢將使人類全部毀滅，所謂文化者，亦必不存分毫，於是世界復入於洪荒，人類仍歸於原始，那麼打起仗來，只好用石頭了。假定由此推之，焉知我們這幾十萬年文明，由「北京人」到原子彈時代，不是一百萬年以前就曾有過呢？只爲大家好利相爭，弄得渾沌又臨，真好像莊子裏所說的，倏忽一躍渾沌之

獅子般的勇敢

那個美麗的馴獅小姐，一動不動的呆立着，咬着一塊白糖，一只兇猛的獅子，咆哮了一聲撲過去，將那小姐層間的白糖去咬了來。

「那有什麼稀奇，我也會來的！」一個青年大聲的呼喊。

「你敢嗎？」那馬戲班的小姐冷笑說。

「當然！我可以做得比獅子好！」(鼓掌)

素食論

何苦

這幾天，我們都被迫作爲素食主義的奉行者了。

無論佛教徒與衛生論者怎樣宣傳吃素是有益身體的一件事，無論蕭伯納氏的長壽是得力於他的力行素食，無論理學家攻擊食肉者爲鄙人，我總不相信人類是應該吃素而不應該吃葷。因此這幾天的吃素，我們確具有不得已的心情，只希望這種反常的局面可以早日廓清而已。

從實際情形推測，魚肉雞蝦之類的葷腥，不是匱乏，問題是供應的不正常。何以在許多大餐廳裏，照常有魚有肉，而在小菜場中是絕無而僅有？僅有的一些，必須要從清早六時起就排隊守候，一直到八時才可以開始發買，每人身上必需用粉筆寫好號碼，其情形說得淺淺一點，有如囚犯領糧，然而這一份「口糧」，還是要用錢來交易而得的。

素食主義如其行得通的話，則乾脆還是讓全世界的人吃一種可以避絕饑餓的維他命丸，有如我國古代傳說的長生不老之丹，不吃人間烟火食，何等爽快與便利？事實上人類的吃東西，除了填飽肚子以外，還需要一點滿足最低限度的口腹之慾。當然「易牙」之味，有同嚼蠟，我們在此提倡節約時代，不是想宣傳山珍海味的美饌，也不想教富戶人家都騰雞鴨鼎食，至少限度也得讓人們獲得一點營養，使這些原是瘦弱的人民還有一些補養體力的食物。

絕對的素食主義與絕對的葷食主義一樣是行不通的。通常我們的食物，大都是葷素兼備，相互發爲效用的。我們故鄉有句成語，說「飯爲根本肉爲標」，意思是說一個人的營養，治標以肉，治本以飯。大部份中國人吃魚肝油，不打補針，沒有散毒吐瀉與多種維他命丸，其健康的維繫，端賴肉與飯而已。因此我的結論是：不贊成長期素食！

爲了菜場上購不到要吃的菜，團體裏用的飯司務提出了一辭：「除非有誰陪同他去買菜，他一個人是決不上菜場了。同人等雖認爲上菜場麻煩，終於決

贈別三首

施叔範

短髮三月，明明見肺肝，才狂原是病，詩好與誰看。

浪蕩荒前晚，延津拾數數，此行非不得已，負氣亦非酸。

子如不識馬，我亦未馴鷄，無淚可揮別，有家尚遠游。

功名塵土薄，汗血夜燈幽，茲意通千里，相期爭上流。

黃金若相厄，赤膽總難天，報國無無計，賣文頗自誇。

吾輩重一諾，相見期明年！到日故人問，餐餐肯尙堅。

廣州印象

穆紀

友人某君月前因事赴港，最近公畢，假道廣州返滬，爲我敘述在廣州的見聞，頗能予人生動與深刻的印象。

據說，廣州市區遼闊，人口密集，不在上海之下，房荒問題，尤爲嚴重，須拾級而下。

語云：「吃在廣州」。廣州居民似對吃甚感興趣，無論中下之家，早餐均赴飲食店進食芝蔴糊魚生粥等小食，定價頗貴，而各食肆間門庭若市，莫不市三倍。從飲食店中，復可窺出廣東人性格「硬朗」，不于通融的一般。如專售甜食的舖子，不售鹹食，反之亦然。此外，在同一店舖中，復規定上午供售某項點心，下午另售他項點心，如索取規定以外之點心，即無法購得。此與滬上五芳齋這一類點心店售大肉飽魚翅等以外，視季節兼售菜豆腐山芋等物，頗有不同也。

東鱗西爪

曹霖

▲全世界家畜的馬——野馬除外——的總數約爲一〇〇，〇〇〇，〇〇〇。這個數字裏面，聯佔有三分之一，約爲三五，〇〇〇，〇〇〇。

▲世界上最大的珍珠係美國探險家威爾本所有，重十五磅，次爲著名之「希望珠」，重僅六兩，價值四萬五千金鎊。

我回頭要說，提籃子的飯司務提出抗議了：

「算了罷，不要多跑了，反正跑來跑去都是趕菜了。」於是就和我一個趕菜攤主成交。看一看到手上的手錶，指著八時十六分了呀！

「爲什麼好好的白菜都給趕趕了？」明知這問題毫無意義，但把白菜大翻一陣之後就離開，理由似欠充分，恐怕趕菜，便來一個先發制人，以便安然引退。不料菜攤主人從容答覆的說：

「不趕的都賣光了！你來遲了呀！」

排了一段總算短的隊，買到菜了，目光便移到蔬菜上去了。一共只有那幾種蔬菜！雞毛菜不對胃口，白菜有蟲蛀的痕迹，蘿蔔又怕空心……不買嗎？回去怎麼交代？又吃些什麼？

我沒有上菜場去買過菜，而今也要以主婦的姿態去嘗一嘗上菜場的滋味。這滋味實在不很好受：在菜攤間兜圈子，打人家中擠出路，走的是又濕又滑的地皮，嗅的是亦腥亦臭的氣味。買肉買魚，都得「站班」恭候，買到還算倖運，說不定前後一擁擠，滑倒在地，那才慘呢！

團圓

聽之

一天，在澳洲阿德來特地方，有一個女人跨上了公共汽車，想找一個位子坐下。那時，有一個男客便彬彬有禮的立了起來，把自己的座位讓給她。她不在意地謝了一聲，正想坐下，忽然眼睛一瞥，看見了那個男客的面容，她突然慘叫了一聲「喬治！」不禁昏厥在地，不省人事。

原來，那個讓座的男客正是她的丈夫，從軍之後，久無音信，據說早已陣亡了。

那個男客大吃一驚，跳了起來。那時，賣票員和別的乘客們已經圍過來照料那個女客，他們把她扶了起來。那個男客對了那個女人的面容，是昏昏地注視着，如醉如痴，像是一個夢裏一樣。慢慢的，他呆呆的眼睛裏有了生氣，他如大夢初醒，認清了這正是他久別的妻子。原來他在戰場上腦部受到了劇烈的刺激，得了病症，連他自己是什麼人，住在什麼地方，都已全部忘掉。一直到戰事結束，他還是那樣半昏迷的到處流浪，雖然飄泊到了自己的家鄉，竟也毫不知覺。一直到這時候才清醒了過來，夫妻重新團聚。

這是一件最近的實事，美國的合衆社曾有專電報道這件事。

廣州日用各物，如米，蔬菜，肉類，布疋等，均較上海昂貴，幣制改革以前，法幣膨脹過劇，市面買賣多以港幣爲準，但自頒行金圓券後，市面業已穩定。港幣兌換金圓券比率亦有規定，足見信用昭著，深得人民信仰。

談到廣州的女人，南國女兒，素富熱情，我友認爲她們濃抹得風情，如雲黑眼圍，搽粉，點胭脂等。前人詩云：「淡妝濃抹總相宜」。廣州女人查屬於濃抹的一型也。